虚荣与信仰

关于历史未来的思考

Aldo Poblete Varas

I. 仙后座，或无力生成

人类存在着朝向某些行为的倾向：这些倾向出自其自身的天性。天性是在实践中、在贯穿时间的行动中沉淀下来的东西。天性从根本上说就是重复。从意识第一次从我们内部涌现以来，物种中的每个成员都体验着实施某些行为的倾向。庞大的人类集体同样体验着这些倾向，因而这些倾向也是可以观察的。发生在小尺度或最小尺度上的事，也发生在更大的维度上。

这些倾向仿佛想告诉我们，曾经存在的将继续存在，始终附着一条注脚：当然，这不会以相同的形式发生；方式会变化，内容则延续。在各民族的发展之中，这些倾向转化为神话与重负，折磨或强化那些在其枷锁下生活和繁衍的人。无论是经验本身，还是随后出现的理论阐发，通常忽略的是：倾向是一种重量的产物；几乎就其定义而言，这种重量以某种方式浸透过程，使每一时刻所预设的流动性，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始终未能展开。

在我们所谓的历史中，存在着倾向；这些倾向永久地威胁着进步观念，因为人们总是怀疑，事物迟早会回到原有的河道。历史有一个大方向，这个方向通过种种倾向表达自身。这一切之所以成问题，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倾向往往被添上一种悲剧氛围，一种一切最终都会走向毁灭与灭绝的情绪。这些倾向之中有许多自爱，因为它们的这些版本过度受到最初赋予它们存在者的影响；将它们带到世界上的那些存在者的天才与悲惨，充斥其中。

人类的行程，被那些锻造现实之人的审美芬芳调节着气候；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或不行动，将大众引向命运的阴森巷道，而那命运在庸众面前总是显得未定。显然，完美并非权力在整个旅程中成功浸染于自身的特征之一，但这不过是一个小细节。这里谈论的是

庞大的愿景，它们囊括疆域与世界：这些疆域与世界，要么从未被思考，要么即使被思考过，也只是借由具有更高感受力的存在者的介入，在极其边缘和零碎的层面上被思考；这些存在者往往因任务不可估量的重量，而在执行任务时被摧毁。

倾向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向我们表明，所是即是。由此便可清楚看出，一个不存在的中心这一观念毫无意义，而一切前进之物都困在自己的梦中。

II. 向边缘观念敞开

那么，所关涉的究竟是什么？或许，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提供某种线索、说明这些力量如何运作的唯一方式），在于接受两个观念：第一，任意性构成了我们之为人；第二，任意性并非意志的同义词，而是服从的同义词。

如果不知道支配的起源，还可能服从吗？要回答，就必须断言这个问题提错了，因为它预设我们不知道支配的起源，不知道是什么将其意志强加于我们的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非常清楚是什么引导着我们的存在，那就是倾向。然而，意识到诸世界中发生的事是一场巨大运动的结果，并不必然意味着知识，更不意味着对这些动力机制的投入。怎么可能意味着呢？二十世纪向我们展示的是信念积累的逻辑结果，而这些信念没有一个彼此汇合；事实上，它们互相矛盾。

这里的关键在于注意到，这种矛盾其实根本不是矛盾，只是视角的问题。作为人类，我们极易受这样一种观念影响：我们的主体性，以及它内含的痛苦，是一个或多或少已被界定的道德秩序的不可还原标志。但这显然极其危险。我们很难构想那些与我们无关、无需我们，甚至事实上把我们视为从结构上搅浑或阻碍倾向的要素的过程。那种观察和理解事物的方式，只属于将自己安置在过低高度上的人。

这里重要的是能够观察诸种倾向（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够观察大倾向：其他所有倾向最终都像河流的支流那样向它汇合；它整合所有倾向，并能使它们成为某种不仅在量上不同，而且在质上也不同的东西。

也必须接受我们这些概念的限度；它们充满词语与缺陷，是栖居于一种小倾向意味着什么的凶猛例证。我们还不具备能够在另一层面上运作的工具，但那只是时间问题；科学以此为其终极目标，即便部分科学界以为自己享有某种行动自由，或怀着一种无疑幼稚的想法，以为自己仅仅受现象的混沌涌现所引导。

这个时刻从根本上告诉我们一件事：必须定位自身，选择立场，抛开一切有关对立阵营可能融合的观念。在我们所处的时刻，最重要的是不亮出武器，隐藏自己，利用仍有某种类似黑暗森林之物存在这一事实，蹲伏等待，直到攻击的时刻到来。

III. 生命是谎言

充满神话，充满英雄，充满前人留下的灾难，彻底淹没在借助教育与沉默的力量强加于我们的氛围之中。如今，犹如无头王子徘徊在古老城堡里、惊吓新来的客人，我们试图找回他们如此执意为我们界定的那种人性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也只有少数人设法以某种像样的方式将它理论化。所有这些肉身还不够吗?

如今我们身处科学的时代；科学是狂热者与苦行者的工具，他们凭借一种幽灵般的语言，一点一点控制世界，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尽管后者出于一种徒然可以谴责的愚蠢而相信恰恰相反。正是通过所有这些文化，通过这一滋养我们、同时又威胁终结我们生命的羊水，对于我们深陷的巨大混乱的最佳回答才被提供出来。

通过一种更先进的数学，一种能够拥抱一切所是、尤其是一切曾是的数学，人类才能触及这座名为大倾向的巨大牢笼。历史学这门学科，正是受命组织这场大重建的学科。这里说重建，是因为所关涉的是终结贯穿人类历程而存在的那些毁灭形式。

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由历史学家将人文学科与精密科学的世界联合起来；他们并不专精于其中任何一方，而是各有一只脚立于两者之中，以便引导（如果说出这个词仍可不感到难堪的话）。无论如何，根本观念就是：引导。这是必要的，因为任务极其巨大，大到我们如今能就其进行理论化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很快无疑都会受到质疑；受到质疑的，与其说是总体轮廓，不如说是技术细节。

我们将成为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进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些机器能够做许多事，但（这是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最关心的）从根本上说，它们能够设计涵盖所是的方式，而这些方式与我们自己能够提供的方式截然不同。只要形式不妨碍内容，形式就无关紧要；必须保持不变的是后者，前提是我们仍知道如何辨认它。

因此，受命借助技术提供的一切工具，照亮人类发展倾向的，是当下与未来的历史学家；他们还要看看，能否找到超出倾向之外的东西：或许是某条关于历史意义的线索。当然，我们正处于转型时刻，经历着力量巨大的技术变革；这些变革能够在一瞬间彻底

改变我们的视角。我们并不处在任何线性发展之中，因为多种方向交织在一起，很容易迷惑粗心的观察者。

我们必须在倾向中追踪那泄露或构造了我们所谓人类的标志。等待更好的预断时，我们带着仪器将自己封闭起来，开始接收任何最低限度可行的信号。这是诸多观念中的一个，它的中心像一轮黑色太阳那样黑。

IV. 不再出生

那么，历史学家的任务（如果任务确实属于他们，而不是我们仅仅出于习惯而把它称作他们的任务），就是构建一幅地图，据以实施大重建。这将引导我们摧毁世界这一观念，并将存在向这样一种接受敞开：所有现实同时存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接受任何静止，或任何永恒得救的观念。一切都将被划定边界，被限制在我们字面意义上的世界系统之中；这个系统有自己的力量，也有自己的无防御之处，后者通常会在与存在可能性的维度相关的事情上显露出来。

记忆观念同样会被重新赋义，因为它将不再是那些以某种方式体验世界者所特有的现象；他们通过这一体验储存模式，随后可以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再次利用这些模式，或者只是重新体验它们。所有这些都扩展了有关历史是什么、又不是什么的传统领域或观念。

这尤其意味深长：如果历史学这门学科有所关涉，那么它将关涉对过去事件作出尽可能忠实的叙述，并且关涉如何以越来越好的方式，让现在准备好承担过去的到来。在某种意义上，时间观念将发生倒转：人们总说过去是身后之物，未来是前方之物。

人类与非人类历史学家的任务，当然不会局限于构建那幅大地图，尽管至少在最初阶段，这无疑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他们对于未来的法律实践也将至关重要，因为那些主要建立在法官判断标准之上的法律观念，将被旨在使任何冲突或可裁判情境中已发生之事得以精确可视化的系统大规模取代；面对这一前景，或许不应急于欢欣。

因此，历史在未来时日将经历的，至少是一种混乱的情境；它会被迫缓慢而系统地抛弃那些把它理解为一种主要致力于脆弱的数据收集与阐释的实践的观念。所有人文学科都会经历类似变化。它们将逐步改变那些仅仅将自身建立在某些据称无法由逻辑与数学涵盖的奥秘或问题之上的视角。

我们将经历一场真正的世界祛魅，但其结果将与保守心态能够预见的结果大不相同。遮蔽着许多仍被某种灵光、某种黑暗俘获的现象的面纱，将连同所有细节一并暴露；这并不如庸俗心态所相信的那样，意味着失去这些现象，反而意味着有机会通过它们体验深刻得多的享受，而且，如果这个词在这场穿越的另一侧仍然适用的话，最终体验到更加人类的享受。

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所关涉的是点燃生成的火盆，让整个动物沸腾，不给推想留下任何可能的余地。